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hao-Hua Li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2 pp.

周仁宇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這是一本沈重但引人入勝的書。沈重，因為故事本身；引人入勝，則是田野資料開展中的提問，不斷在絕路裡指出思考與對話的可能性。作者劉紹華將中國西南邊遠山區彝族青年的個人歷程與文化和政治經濟脈絡交織出一個鮮明立體的圖像。在這個圖像裡，讀者可以看到那些導致悲劇看似極不理性的行為背後不得不然的理由，以及為了這些理由所付出的慘痛代價。

如同作者在結論所提出的關於空間與時間的問題，閱讀本書也可以從這兩個軸向出發。在空間上，這是關於最偏遠地區的人們與最全球性的疾病的相遇，同時也是關於彝族與漢人、農村與城市、邊陲與中心之間的流動。而在時間上，這本書寫的是彝族在這場相遇中掙扎的歷程、舊的不平等在新的時代所呈現的不同面貌、以及過去如何在現在形塑未來。

本書由一篇前言，一篇導論，六個章節，和一篇結論構成。前言以拜訪受愛滋病毒感染而重病的彝族友人為開端。然後作者在導論中告訴讀者，這樣的故事不是單一事件：佔中國四川省人口僅3%的彝族人佔了該省愛滋病毒感染的59.6%，主要的傳染途徑是海洛因靜脈注射，而受感染者大部分是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人。對於這些駭人的現象，中國各級政府將之歸因於彝族的「落後文化」，並且以取締海洛因為介入的主軸。

作者對這個僵局提出了第一個問題：為何彝族人在海洛因與愛滋病前如此脆弱？第一章追溯近年來彝族所經歷的兩次大規模社會型態轉變。在中共1950年代的民族識別計劃中，彝族被歸類為最「不文明」的奴隸社會。其以親屬為基礎的社會關係，諸如傳統的協調、治療行為以及親族團體的力量，皆成為國家攻擊的目標。1980年代突然轉向市場經濟後，離海岸遙遠的彝族又再

一次在資本主義中「落後」。又一次，被國家現代化計劃納入，反而導致被排除的結果。

對於身處「落後」地區的彝族青年來說，城市充滿了各種伴隨現代化想像而來的誘惑。在第二章中，作者以「成年禮」來描述彝族青年離鄉尋找歡樂、海洛因、以及機會的歷程。一方面，對個別的彝族青年而言，大城市的經歷（包含各種冒險、偷竊、藥物）滿足了對新生活與男性角色認同的渴望。另一方面，在邊緣位置中追求渴望的共同經驗，形成了彝族青年間共同擁有的群體渴望。而這群體渴望，又回過頭來加深個體的渴望。在此，我們看到彝族青年身處如微血管般權力關係中的位置。權力不再是透過上對下的逼迫，而是透過個體對機會的渴望與追求，以及對伴隨而來的危機的承受。海洛因與愛滋病，便成為這個成年禮中彝族全體所要付出的代價。

海洛因作為象徵與物質皆有極強的力量。作為象徵，它確認了個體在群體中的位置。這其中包含了鴉片的歷史記憶、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對現代的渴望、以及彝族女性的伴侶關係。另一方面，海洛因交易提供了工作機會弱勢的彝族少有的收入機會。當海洛因由離鄉的彝族青年帶回家鄉，極強的物質成癮性帶來相關的犯罪和愛滋病。

當彝族族長們試圖透過重新樹立傳統儀式以及親族團體的權威，來面對危機時（第三、四章），這些企圖在國家的力量，市場的擴張，以及年輕人對現代世界的渴求之下，一一失敗。在無識於當地文化的狀況之下，國家的介入，不但阻礙了傳統力量，並且本身也終告失敗（第五章）。然後，國家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彝族文化。例如，關於談論性的強烈禁忌造成愛滋病防治資訊傳達上的困難。然而，這個論述忽略了一個事實：文化並非一成不變，而這個禁忌也不是不能改變的。其實，彝族傳統的協調在進行中，性的議題即是可被討論的。

在此，作者問了本書的第二個重要問題：為何國家的介入如此忽視在地知識和社會關係（第148頁）？這個問題企圖理解（而非只是攻擊）國家，在壓迫與被壓迫的邏輯之外思考權力位置。在中國向資本主義的急速轉向中，醫療資源快速地從鄉村向城市集中，從公領域向自費市場移動。在市場經濟中的位置成為是否能得到醫療的唯一條件。如此，一方面貧窮無法得到醫療，而昂貴的醫療費用又進一步加重了貧窮。當醫療本身的文化，也充滿了對市場、現代化、與科學理性的渴望時，其注意力自然不會在理解當地文化上。

而愛滋病污名化的例子(第六章),則如同病理切片一般,在單一現象中顯示了全部前面章節所提到的在時間與空間軸向的流動。國際合作的愛滋病防治機構,在對當地文化的無知下,將全球反愛滋病污名化運動橫向移植到原本並不歧視愛滋病的彝族地區。這個做法反而意外地創造了當地對愛滋病的恐懼與歧視。原本在彝族以系譜為中心的世界觀裡,受到歧視的是危害系譜秩序的行為與狀態(比如與外族或較低階層通婚,或是危害族系綿延的遺傳疾病),而這些並不包含愛滋病。但是,當彝族的傳統信念開始崩解時,歧視與污名化的對象也相應改變。文化從來都不是靜止不動的,問題在於它移動的方向。

這是一篇很好的民族誌。個體的直接經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網絡、個體與文化以及文化與文化之間不斷轉化的動力,串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因此,本書非常適合作為介紹民族誌的入門書籍。此外,本書承繼當代醫療人類學檢視主體與權力關係的傳統,在批判國家與醫療系統的同時,並不落入壓迫與醫療化的討論框架。因此,本書也很適合對公共衛生、海洛因、與愛滋病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學者,以及臨床醫療的工作者閱讀。

人們常常在還來不及問問題時,就已經不得不開始行動了。本書正是寫這樣的故事,並且替故事裡的人(以及讀者)創造了一個思考的空間。